

蘇聯政治講話

張慶泰 著



蘇聯政治講話

張慶泰 著

1937

蘇聯政治講話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實價三角

著作者 張慶泰

出版者 華南圖書社

香港荷利活道

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

各地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1937.5.1. 初版

前言

關於蘇聯政治的讀物，國內確已有了幾本；就我個人而言，在所編的那本歐洲政府里面，也曾把這種材料插了進去。無論怎樣，現在這小冊子似乎是多餘的。然而正惟認為必要，我才去寫牠。老實說，倘若我們承認一切都是「動」與「變」的，那末，就應該特別接受新認識。本書與我所看到的其他蘇聯政治著作，至少在主觀上及客觀上，都是有不同之點的：在我個人固有「今是昨非」之感，而在蘇聯也確有突飛猛進的發展。

本書譯著的目的，在介紹蘇聯政治的基礎知識。其內容是「述而不作」的。在取材上，我自信是正確的。如果仍有歪曲或誤謬處，希望明達指示。

承日本高橋清吾先生的獎掖，我才有勇氣使本書早日脫稿。在這裡謹致其誠懇的謝意。

張慶泰 一九三七年一月於東京

目次

緒論·····一

第一章 舊社會的裏面

一·一般的特徵·····一四

二·革命的階段·····一六

三·農民階級的本質·····二三

四·實際的複雜性·····二七

第二章 革命的展開

一·十月革命的勃發·····三三

二・革命的協同事業·····	三五
三・革命的二重性·····	四〇
四・農民問題·····	四五

第三章 國際性的擴大

一・資本主義的干涉·····	五一
二・內亂的延長與激化·····	五三
三・經濟連絡的斷絕·····	五六
四・經濟與革命的關聯·····	六〇

第四章 經濟建設

一・革命後的計劃經濟·····	六六
-----------------	----

二・計劃經濟的意義·····	七一
三・計劃經濟的創造性·····	七八
四・計劃經濟的理論·····	八五
五・未來計劃的預期·····	九二

第五章 政治機構

一・經濟因素及法的形成·····	九五
二・新憲法的特質·····	九八
三・最高會議·····	一〇四
四・人民委員會·····	一〇七
五・司法機關·····	一一〇
六・各共和國及地方制度·····	一二

第六章 黨的運用及組織

一・黨的起源·····	一一五
二・二月革命後的政黨·····	一一七
三・共產黨主義的根據·····	一二一
四・共產黨的派別問題·····	一二五
五・共產黨的組織·····	一二九
六・第三國際·····	一三四
附錄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憲法·····	一四一
附錄二——參考書·····	一六九

緒論

最近二十年來，蘇聯發生的事件，是非常特殊的，真是人類經驗空前未有的。她簡直在人類社會中起了一種深刻的變化。老實說，她徹頭徹尾是變革的。無論布爾喬亞資本家及小布爾喬亞思想界，怎樣抱着和平的改良的態度，但是革命的發展條件既已具備，總是有牠實現的必然性的。一般布爾喬亞思想界，認為革命是歷史的偶然事件，這是何等的可笑！

依照布爾喬亞資本家的看法，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是自然的天生的東西，是唯一的實際的社會秩序。新成立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在他們的理解中，當然就不是實在的正常的社會現象了。

總之，我們可以說：第一，在近代社會改良主義的思想界看來，全然不承認俄國大革命的社會矛盾性。因為在他們的思想界里，根本不理解革命的社會的必

然性。第二國際及第二半國際的新聞紙或所謂科學的著作，都說由一九一七至一九三六年在蘇聯的事件，不是黨的獨裁，便是列寧的獨裁，乃至斯太林的獨裁。他們否認蘇聯的無產者羣團獨裁的事實，他們反覆證明那只是反卡爾的，非社會羣團的歷史事件。他們認為那歷史的事件，並非社會羣團的事業，不過是政黨，集團或各個人的事業罷了。總之，近代社會改良主義的歷史觀，昧於社會羣團性質的意義，他們的特色，簡直是反革命的妥協的吧了。

布爾喬亞思想界，以為資本乃與無產者羣團毫無關係。在資本關係之內，他們想像不出來無產者羣團的本質。他們不理解資本主義的榨取，無產者羣團要直接受其影響。但是儘管他們怎樣想，蘇聯革命畢竟是個現實的。

資本主義經濟的崩潰，資本主義財產的收奪，並資本主義社會的塌台，這都是些什麼事實？這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同時也是現代的事實。絕非未來的夢裏想像的事。這是從一九一七年發生的事實，牠不是發生在烏托邦的荒島上，

牠是發生在現實的世界裏，有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佔人類十二分之一人口的這樣一個國家。俄國大革命，不過繼續數週間，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便根本動搖，這倒是天乎？人乎？俄國大革命的歷史的意義姑且不論，而牠給已往的幻想界一大打擊却是不可否認的。

俄國大革命對於資產階級意識之無意識的辯護者，使其爽然自失，至是，他們一向所持的理論遂完全歸於失敗。所以一九一七年以來蘇聯無產者羣團所爆發的革命的世界觀的正確，就把半世紀前的卡爾主義預言的正確性完全證實了。舉凡資本主義的崩潰，無產者羣團的革命，資本主義制度的消滅，資本主義財產的收奪，以及無產者羣團的獨裁，這都是卡爾所預言的。無產者羣團革命的任務固極重大，但以歷史情形的複雜，鬥爭諸勢力的矛盾之故，牠的發展並非直線的，牠是利用休息與退却錯綜而行的。所以俄國革命及其國際情勢的發展，往往不可前知，有時事實還許走在意識的前邊。這在卡爾主義的理論中，都已給予一種提

示，這里不過略舉一例而已。俄國無產者羣團革命，同時就是無產者羣團理論的勝利，也就是卡爾主義理論的勝利。牠完全是實際勝利的事實，這里雖欲否定或示弱而不可得。

老實說，俄國革命的真意義，可以說是一個民族革命。牠是在俄國歷史上得未曾有的，牠是以全俄的人民爲基礎的。牠比法國大革命的規模，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俄國大革命是和帝俄時代支配羣團及全資本主義世界血戰了三年多的武裝鬥爭。很顯然的，革命後的社會秩序，並沒有優於她的敵人的高等技術組織，然而她有全俄民衆來支持她，來防衛新社會的秩序，同時全世界無產階級也不斷地給予這新社會秩序以有力的同情。結果終致德意志帝國主義崩潰，而蘇聯新社會於以成功。

但是俄國大革命，從牠的最真實的意義上說來，固係一種民族革命，實則牠却是一種特殊的革命，牠與任何過去的革命，都不可等量齊觀。牠差不多可以說

是人類史上空前唯一特殊的革命，真是世界各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我們談到這里，乍聽起來似乎近於誇大，近於狂妄；然而廣義言之，深刻言之，唯有俄國大革命在歷史上，才是最有決定性的，最劇烈的並且意義最深刻的事件。

俄國革命與從來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同的。牠的根本特點，便是因為俄國革命並不是為俄國而起的革命，牠是一種整個世界的無產者羣團革命的發端。俄國的革命，與從來一切的革命，也許只是在表面上有類似之點。

布爾喬亞的大革命，也有封建土地的及政治經濟的破壞事件。舊社會既經崩潰，於是由封建的秩序轉為資本主義的秩序。惟其如此，所以那種革命只是布爾喬亞的資本主義的革命，也可以說那只是一種純然政治的革命。在布爾喬亞革命以前，政治的權力是在封建領主的掌握，當時資本家並無所謂政權。但在革命後，資本家把政權取而代之，封建領主的政權於以消滅。

所以那是在政治上起了一種質的變化，資產者羣團從政治的被壓迫者，轉為

政治的支配者。反之，在經濟的領域，並沒有產生新的社會關係，只是在革命前並存的封建的及資本主義的要素量的關係發生變化。原來是一方面有數的減少，他方面有數的增加，這便是革命的結果。資本主義的布爾喬亞在革命前，是經濟方面的支配階級而非被壓迫階級，因此，革命並未完全改變經濟關係，充其量，不過把支配的領域加以擴大而已。布爾喬亞資本主義的革命，其意義只限於政治的領域，若從經濟的觀點說來，則不過使經濟的布爾喬亞資本主義，因受刺激而促進罷了。所以在經濟的領域，只有量的變化，決無質的變化。布爾喬亞資本主義革命的影響，固不止於政治的領域，牠更波及到經濟的和技術的領域。但以革命而論，則布爾喬亞資本主義革命却止於是政治革命。

然而布爾喬亞大革命却也可說是經濟革命，因為在經濟方面，也起了質的變化，那就是封建的榨取方法從此消滅。農奴掙脫了封建的榨取方法的鐵鎖，而變成勞力所有者及自由商品生產者。後繼的資本主義從封建主義的廢墟里爬出

來，同樣爲榨取制度，牠成了一個忘其自身榨取的單純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了。這便是布爾喬亞大革命的熱情的原因，所謂平等自由等口號便是那種革命的興奮劑。

然而在單純生產商品的社會，那種社會的支配形態的發生未免過遲。那種社會的產婆便是資本。資本在農村方面，對勞力所有者，許其出現，並予以利用；但同時在都市方面，却對勞力所有者的同業組合的自衛組織根本予以破壞。所以從經濟觀點上說來，布爾喬亞革命，真是不完全的，局限於農業的革命；因爲這種革命並未包括經濟的全面，牠所包括的，只有那進步最遲的部分，就是農業的部分而已。當時政權並不向自由的農民的勞動商品生產者的掌握里轉移，而只向大資本家的掌握里轉移。

反之，已經完成的布爾喬亞資本主義革命，只是表面的單純的政治革命，並未直接破壞封建秩序，只是使其無復發展的機會而已。

那種革命不過是局部的經濟革命，所以支配階級並非站在階級立場而革命；換言之，支配階級決不實行經濟革命。所以布爾喬亞大革命若與無產者羣團革命比較，則既不深刻，且只是表面的。卡爾嘗說，布爾喬亞革命的真因，是在政治的公共物的孤立化，無產者羣團革命的真因，却在人類本質的孤立化。這種根本的不同，便是說明：資本主義的秩序，代替封建的秩序，不過是擄取制度的轉移，至於無產者羣團的獨裁，代替資本主義，却是等於擄取制度的消滅。

俄國的無產者羣團的革命與布爾喬亞革命根本不同，牠使從來在經濟上政治上被壓迫的階級，起而握得政權。從來只是以革命轉移權力，或僅把經濟進化的桎梏使之粉碎，所以布爾喬亞革命，只是自由遊戲式的純然的政治革命。無產者羣團的革命不是間接的，牠是直接的把社會基礎，就是社會的生產關係予以改變，但是這種變革並非在經濟進步遲緩的區域行使，牠是在經濟進步有大工業的部分行使的。此種生產方法的完全變化，已非布爾喬亞革命所能爲役，這是無產

階級社會革命的直接事業。布爾喬亞與無產者羣團之間，根本不同，布爾喬亞在革命過程中，只是破壞了舊的政治權力，而代以新的政治權力。但是對於生產方法的最後變更及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創造，他們却委諸資本家後來的努力。反觀無產者羣團，則自身即從事組織新的生產方法。所以我們說俄國革命不可與其他革命同日而語。

但是俄國大革命與其他一切大革命，更有根本不同之點。英法的大革命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已不無差別。俄國革命與從來的革命相較，則非係起於國民經濟的時代，而是起於世界經濟的時代。這種區別在俄國大革命的諸多特性中看得出來。布爾喬亞革命總是靠着最初經濟發展較高的國度而發生，而無產者羣團革命却先發生在經濟進步較遲的國度里，並且終於獲最後的勝利。這並不是不可解的事實，這種道理，與其比諸十七世紀中葉英國經濟的成熟，或十八世紀末葉法國經濟的成熟，倒不如以二十世紀初葉俄國經濟的成熟，和全世界資本主義的